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二

後學　臨川　怨軒　黎溫　編輯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先聖孔子世系圖

宋
微子啓
微仲衍
宋公稽
丁公申
襄公熙
厲公祀
弗父何
宋父周
世父勝
正考父
孔嘉父
木金父
祈父
防叔
伯夏
叔梁紇
伯尼
先聖
伯魚
子思

自先聖以後祖傳聖裔至於我
國朝孔彦縉乃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

問先聖生於何時　對曰按史記世家與通鑑所記云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申時　庚戌年　戊子月　庚子日甲申時　載在秦王世紀

問先聖卒於何年　對曰按史記世家與通鑑所記云先聖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壬戌之歲夏四月乙丑日

問左氏傳載先聖卒公羊穀梁二傳載先聖生皆云先聖生於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與史記杜註皆不合丹陽洪慶善作闕里譜系衢陽程登庸作年表辨正援據議論的確亦皆謂先聖生於己酉歲無疑何其諸說之不一而記之不同耶

對曰馬遷及覆孜之史記世家與通鑑二書之紀年周靈王元年起庚寅以甲子遂歲數之至二十一年實庚戌先聖生又孜之周敬王元年起壬午亦以甲子遂歲數之至四十一年實壬戌先聖卒以此證之不待辨說而明矣況通鑑編年記事之書豈有誤於後世之學者哉

問先聖何以名丘字仲尼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先聖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夫子故以爲名若字也又按世家記云先聖生而首上有圩頂（中高而四旁低故謂之圩頂也）故因以爲名之與字是象其尼丘山也

問先聖其先曰宋人又曰鄹人者何也　對曰按先聖闕里世系家譜與家語本姓篇記云夫子之先宋之後也殷微子啓乃帝乙之元子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微國名子爵也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賜國於宋以奉湯祀啓卒弟仲思衍

嗣微子之後故號微仲蓋孔氏出於子姓之後自微子始受
封於宋而弟微仲嗣位生宋公稽　宋公稽生丁公申　丁
公申生襄公熙（熙按譜系作愍公共）　襄公熙生弗父何與弟厲公方祀
以國讓弟自弗父何而下世爲宋大夫　弗父何生宋父周
宋父周生世父勝　世父勝生正考父　正考父爲宋華
督所殺故其子孔嘉父避禍（[illegible]）逃居於魯遂以孔爲氏（故以字之孫）
（而加一考鈎遂爲孔姓也）而爲魯人　孔嘉父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祈
父（一云爲睪夷父）祈父生防叔　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字
叔梁名紇也）爲鄹大夫　追封啓聖王娶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
追封啓聖王夫人　葬（詳後）
大元文宗皇帝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追封先聖父母　詔曰
闕里有加系出　神明之胄尼山請禱　天啓聖人之生

朕聿觀人文數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　群聖之大成原
道統則　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　契至湯下逮
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
後如　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
公之封　考妣宜視夫
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致而不諐達而不悖于以敦典而
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
篤其慶以福　斯文
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為啓聖王
魯國大夫人顏氏可加封為啓聖王夫人
問先聖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闕里者何也　對曰按孔
安國云陬者叔梁紇所治之邑也陬是邑昌平是鄉先聖生
於陬邑（按陬邑之說史記世家作此陬字論語作鄹字左傳作鄹二字通用[illegible]云即今曲阜縣東南陬城是）昌平鄉之闕里也

問顏氏禱於尼山而生夫子而又曰闕里者何也　對曰按十一經問對記云闕里有尼丘山山在兗州鄒城縣又按先聖闕里記云夫子生於陬邑長徙於曲阜仍號闕里也

問天生先聖夫子遂有奇祥異質乎　對曰按闕里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

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先聖生有異質面玉紅色凡四十九表　反首　洼面　日準　月角　河目眶上下平而長　海口　斗唇　昌顏　均頤　輔喉　駢齒　龍形　龜脊　虎掌　駢脇　參膺　圩頂　山臍　林背　翼臂　注頭　隆鼻　阜脥　堤眉　地足　谷竅　雷聲　澤腹　面如蒙棋　手垂過膝　眉有一十二彩　目有六十四理　身長九尺六寸　腰大十圍　立如鳳峙　坐如龍

傳 手握天文 足履度字 望之如仆 就之如昇 僂

上而趍下（傴僂上長下短也） 末僂而後耳（耳未後微曲也後耳近後也） 視

若營四海（視若營四海則夏世之容可概見矣） 耳垂珠庭 胷有文曰制作

定世符 其頭似堯 其顙似舜 其項類皐陶 其肩類

子産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禹九尺九寸） 有大聖之德而學極

天人道窮秘奧昔先聖未生之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

文曰天生聖人係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而

去及先聖將終麟至而繫角之紱猶存於是先聖抱麟解紱

以衣初先聖設教於洙泗之間從游者三千傳學者六萬而

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矣 先聖適周周大夫萇弘語劉

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

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堯頭禹耳舉

冠象佩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徉天地道貫古今博物不窮

稱非聖人之與者乎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先聖子與曰聞夫子之名不覩夫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滄海之爲大也　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夫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　又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周衰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而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論語記先聖之氣象有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觀此形容如親見之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

於親灸之者乎

問先聖還有兄乎　對曰按家語記云先聖兄名孟皮字伯尼前母施氏所生有足疾不任繼嗣再娶顏氏而生夫子

問先聖兄伯尼還有幾子　對曰按世家記云有子一名忠字子蔑封曾鄆城侯

問顏氏止生一夫子乎　對曰按世家註云夫子生三歲而孤是時叔梁紇已老死矣

問先聖娶誰氏　對曰按家語記云娶宋并官氏而世家註云上官氏今闕里之宮止曰官氏

問孔鯉當是官氏所生乎　對曰必出官氏所生時魯昭公惠鯉魚於夫子遂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以榮君之賜也

問先聖歷聘紀年之先後如何願聞其詳矣　對曰謹按史記世家與春秋傳及編年通鑑所記云

一歲至二十六歲在魯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是歲適

周靈王（靈王元年起庚寅至丙辰卽天子之位凡二十七年）二十三年 卽魯襄公（襄公元年起己丑至己未卽諸侯之位凡三十一年）之二十四年壬子

十九歲娶宋幷官氏是歲適

周景王（景王元年起丁巳至辛巳卽天子之位凡二十五年）十二年卽魯昭公（昭公元年起庚申至辛卯卽諸侯之位凡三十二年矣）之九年戊辰

二十歲子鯉生爲委吏（朱子云主委積倉廩之官吏也）爲乘田（朱子云主苑囿芻牧之官）

使是歲乃

周景王十三年卽魯昭公之十年己巳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山是歲乃

周景王十七年卽魯昭公之十四年癸酉

二十七歲適郯（郯乃魯國之附庸）問官名於郯子是歲適

語有莫我知之嘆[illegible]是歲迺 等語謝等請討陳恆事亦在[illegible]

周敬王三十六年即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六十九歲子鯉卒是歲迺

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之十二年戊午

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是歲迺

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庚申

七十三歲夏四月乙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是歲迺

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之十六年壬戌也　按禮經與家

語記云先聖蚤作負手曳杖逍遙（禮經作此消搖 逍遙寬縱自適之貌）乃於門而

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

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

安放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

嘆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

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在賓之也而丘也乃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遂寢病七日而終既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厥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之曰孔里焉

問按春秋左氏傳與曾史記云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己丑孔子卒攷之曆書亦以爲己丑今云爲乙丑日卒未知果何所據也　對曰愚嘗攷之史記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而無己丑若己丑乃五月十二日其時日月必有差誤當以乙丑日爲是又攷春秋杜預註云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也

問周之王何以曰靈曰景曰敬　對曰按史記本紀謚法云亂

而不損曰靈（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仲恭昭明曰景（名貴靈王之子）恭肅恪

謹曰敬（名匄景王之子）

問魯之公何以曰襄曰昭曰定曰哀　對曰按春秋本傳謚法

云因事有功曰襄（又云辟土有德曰襄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威儀恭明曰昭（名裯襄公將歸之子薨于乾侯）安民大慮曰定（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折仁短恭曰哀（名蔣定公之子）

問夫子何以問禮於老聃　對曰按朱子云老聃（按史記列傳記云老子者亳州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在周為守藏史註云掌文書之官也）曾為周之

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夫子問之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之反以多事皆虛無杳冥昏默之道故欲絕滅之

問昔者齊景公欲封夫子之田楚昭王欲封夫子之地晏嬰子西止之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　對曰按家

子云既仕其國則須有來此受之可也
問成邑既不墮歸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 對曰按朱
子云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居之自須別有一箇
道理處置
問設若魯亦致膰俎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之乎 對曰按朱子
云也須去只是不如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矣
問夫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乎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
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
問夫子當周衰之時可以有爲否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無有
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
將去聲逐符行近讀左氏傳見定哀之時煞有可做底事
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 對曰按
朱子云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世雖變了聖人亦自

歟之不同矣

問夫子當周衰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乎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時君能用與不能用哉到得後來說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之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之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時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旧裁之以義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但未雖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

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　對曰按朱子云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歟[illegible]之不同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　對曰按朱子云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問何以謂之世家也　對曰按詹氏道傳云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聖人不可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目子孫世有哲人也

問本紀者何也　對曰按司馬貞索隱云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

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問先聖廟在於何　對曰按闕里記云先聖廟在兖州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闕里之舊宅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之地也

問先聖封謚賜賛起於唐朝何時　對曰謹按通鑑所記云唐太宗貞觀二年戊子春正月罷周公升

夫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而配享焉

貞觀四年庚寅春正月

詔州縣皆立先聖廟

睿宗太極元年辛亥夏五月

賜御製贊曰猗歟夫子實有

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

南北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己卯秋八月追謚

先聖爲文宣王面南坐被王者袞冕袞冕服十二旒十二章之服春秋

二仲上丁釋奠而用宮縣追贈門人皆爲公侯伯

周高祖廣順二年壬子夏六月朔如曲阜拜謁

先聖追封先聖之後爲曲阜令顏曾孟之後爲曲阜簿

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冬十月

衎謁先聖殿奠幸辟太學謂侍臣曰 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
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賜御製贊曰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
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詔以
先聖四十四代孫孔宜乃文宣公仁玉之子爲曲阜令而主
於祭祀復詔以聖人之後不許庸調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四日辛酉
御駕至兖州曲阜縣拜謁 先聖廟復詣
齊國公叔梁紇魯國太夫人顏氏之堂遂如聖林而追祭
以大牢 御製回鑾頌復分奠七十二弟子特
加封夫子號爲玄聖文宣王而告謁
先聖之文云若夫檢玉泰山迴輿闕里緬懷於 先聖躬謁於

直趍駐蹕亭有車路皆以方石作之　勅禁樵採

大中祥符五年壬午冬十二月壬申改謚夫子號爲

至聖文宣王蓋以玄字而犯

宋聖祖之諱也初議加帝號或言　先聖迺周世之陪臣號帝

非宜遂　詔從王爵

勅追封伯魚母幷官氏爲鄆國夫人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春二月　追封孔伯魚爲泗水侯

崇寧三年甲申夏六月　賜先聖殿名曰大成之殿

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春三月　帝謁先聖殿幸臨大學

賜御製贊曰　大哉宣聖斯文在玆

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

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隅聿崇

孝宗淳熙七年庚子春三月　帝謁先聖殿幸臨太學

詔升孔伯魚泗水侯從祀　先聖夫子廟庭

大元武宗大德十一年丁未秋七月始建　先聖殿

詔加封夫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特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　皇元

至大二年己酉春正月定制春秋仲上丁釋奠而用太牢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春正月

詔加封先聖孔子妻鄆國夫人幷官氏爲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詔曰
我國家傳典禮以弥文本閨門以成教邇睠、
素王之廟尚虛　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
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幷官氏來嬪　聖室垂裕世家遵言
出房因流風於敎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晉堂功言觀若
於遺闈儀範儼乎其合德作兩禕衣之象冊其命鼎之銘
於[illegible]戲[illegible]秩秩彝倫吾於廣關雎鵲巢之化
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加封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大元褒典聖林遺跡與聖殿靈異記云　古兗州曲阜縣闕里
有孔氏宗族五百餘家世代長吏爲曲阜令其地有孔林延
袤數十里夫子墓居中 裴駰曰按史記註云先聖墓在魯城北泗水上去魯城六里基廣百畝

四方各十五步冢高一丈二尺墳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樹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皆弟子各持其方樹來植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伯魚墓在左子思墓在右古木蓊鬱髙拂雲霄有楷木以槐紋理縱橫他處所無縉紳用以為簡墓前有古栢蒼然如龍蛇形世代相傳夫子所植其餘弟子會葬於此樓閣岧嶤宮殿宏麗聖貌尊嚴號為禮義之鄉而用王者之禮樂御王者之衣冠南面當坐乃天子之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古今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由漢唐以來碑銘森列班班具存有詩云

古栢嘗經周雨露 斷碑猶載漢文章 舊缺不全惟此二句

又詩云 靈光殿古生秋草 曲阜城荒噪暮鴉

惟有孔林殘照裏 至今猶是聖人家

大元世祖皇帝中統二年辛酉夏六月記

問先聖世系襲封之裔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謹按闕里譜

系記云先聖之二世孔伯魚塗學通儒術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夫子卒　孔忠先聖兄之子在七十二弟子之列

三世孔子思嘗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化而不能用乃適衛居宋作中庸三十三章授於孟子以教諸徒數百人年六十二

四世孔白嘗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遺訓曰學必由聖道故先人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白於是通習群書齊威王召爲國相年四十七

五世孔求通習儒道有遯世之志楚召之不仕年四十五

六世孔箕爲魏相年四十六

七世孔穿博學沉靜有遯世之志楚魏趙皆召之不仕著書十二篇名曰讕音諫言年五十一　子三　孔順孔慎

八世孔順魏安釐王迎之以爲相不仕常曰不出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王召之不行魏以先聖之後封爲魯國文信君年五十七子三 孔鮒 孔騰 孔樹

九世孔鮒該覧六藝秦幷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及秦焚書令行乃歸藏諸書於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遷爲太傅卒於陳年五十七著書曰孔叢子 子二 孔貞 孔襄 弟孔騰漢高祖過魯祀先聖封騰爲奉祀君亦嘗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年五十七

十世孔貞該覧諸書有高志不仕年五十七生武及安國

十一世孔武字子威爲武帝博士 弟孔安國字子國亦爲武帝博士訓註經籍

十二世孔延年子威之子傅覧群書武帝時爲太傅年七十一子霸 孔卬 安國之子相傳家學善於諸經

十三世孔霸字次儒有奇才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元帝即位拜太師封關内侯詔奉先聖祀年七十一長子福　孔驩卬之子爲博士善春秋三傳

十四世孔福襲封關内侯年六十二長子房　孔立驩之子博通諸經教授數百人

十五世孔房襲封關内侯長子均

十六世孔均字長平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内侯漢平帝更封爲褒成侯年八十一平帝追謚　先聖爲褒成宣尼公

十七世孔志漢光武拜大司馬上幸魯祀先聖襲封褒成侯

十八世孔　譜系昏缺莫有所考

十九世孔佶明帝東巡狩魯孔氏宗族躬祀先聖仍詔襲封褒成侯

二十世孔　譜系昏缺無考

二十一世孔　諱系胄欽莫有所考

二十二世孔羨漢安帝幸魯闕里拜謁以祀先聖仍賜褒成侯

復改封為崇聖侯

二十三世孔震魏文帝幸魯謁先聖改封為奉聖侯

二十四世孔撫西晉武帝仍詔封為奉聖侯

二十五世孔懿東晉哀帝封為奉聖侯

二十六世孔鮮宋南大夫度好學善誘誨宋文帝封為奉聖侯

復改封為崇聖侯

二十七世孔乘儁學才後魏舉孝廉封為崇聖大夫

二十八世孔靈珍後魏封為崇聖侯

二十九世孔文泰襲封崇聖侯年五十八

三十世孔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改封為恭聖侯後周宣

帝進封為鄒國公

三十一世孔長孫襲封鄒國公年六十四

三十二世孔嗣悊隋文帝時襲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

弟孔穎達八歲日記千餘言大業中舉明經選用仕至國子

司業祭酒嘗撰五經正義年七十五以祭酒致政歸休

三十三世孔德倫唐太宗改封爲褒聖侯

三十四世孔崇基武后時襲封褒聖侯

三十五世孔璲之玄宗時襲封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己卯秋

八月詔改封爲文宣公

三十六世孔萱襲封文宣公

三十七世孔齊卿德宗時襲封文宣公

三十八世孔惟時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襲封文宣公

三十九世孔策明經及第襲封文宣公

四十世孔振懿宗咸通四年癸未狀元及第仕至吏部尚書襲

封文宣公年七十四
四十一世孔昭儉襲封文宣公
四十二世孔光嗣襲封文宣公
四十三世孔仁玉身長七尺善六藝周高祖時襲封文宣公長子宜
四十四世孔宜幼聰悟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拜章闕
下叙家門故事襲封文宣公
四十五世孔延世甦粞太宗真宗朝襲封文宣公詔令世爲曲
阜縣令
四十六世孔聖祐仁宗朝襲封文宣公無嗣以堂弟宗原承襲
與聖祐共爲一代仁宗至和二年乙未春三月詔改封宗原
爲衍聖公
四十七世孔若蒙哲宗朝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冬
十月詔改封爲奉聖公

詔以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彦縉襲封衍聖公

賜加顔曾孟三代子孫教授

昌黎韓子曰自天子至於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以盡其進退誠敬之禮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之聖其功過於堯舜者遠矣　韓子又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世守之若異端者果孰爲而孰傳之耶

日休皮氏曰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照大不能忘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博三代禮樂而知其損益百王憲章而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金華何氏曰襲美皮氏之論意廣辭豐形容先聖曲盡其妙首論天地日月江海便斷一轉以言天地日月江海之可測却引

歸先聖謂不止如天地日月江海之局然後叙先聖實事又
論先聖不止如帝王之跡以表其被衮垂旒而王者非尚然
之故乃聖道之宏傳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
王祀夫子則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周子又曰（見通書第三十九章）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
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
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
不得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有飢溺由己飢溺聖人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底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夾漈鄭氏曰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功天不生夫子萬世如長夜堯舜治功顯沒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生一聖人而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人皆以夫子爲不幸而不知此正千萬世之幸使天而君之不過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効而已耳使天而臣之不過稷契皐夔伊周之事業而已耳轍必不還六經必不作也四教必不施也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是天之晦夫子者正所以覺天下也疏夫子者正所以伸天下也

或問天不生夫子則將何如曰使天不生夫子則百氏蠭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不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果何所據而爲之辯申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

徒以縱橫之學售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投時君之所好將見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數矣自有六經千萬世而下執之以為依據而諸子百家之論定故天厚夫子之德而薄其位縱夫子之能而沮其勢此正為六經設雖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雖無一時之利而有萬世之計故在當時賤而鄙夫得以開道德之旨頑而互鄉得以接神明之容在後世則心廣體胖之一句有終身未能行忠恕之二字有一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皆取夫子以為準的嗚呼夫子一身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於六經其言語見於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於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時君世主欽慕唐虞三代之治經生學士日與聖人相周旋於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

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

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依據以會堯舜之道矣慶源輔氏曰
言當時若無夫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
業豈不賢於堯舜者遠矣
道原劉氏曰羲農以來聖王興利智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不知
之然其祠塚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
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
邦不可斷須撐乎
泥華尹氏曰堯舜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故
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絶滅者皆吾夫子聖道扶持之功用也
宜乎後世聖王之褒崇矣

先師　顏子

問顏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家語記云顏子生

於魯之闕里名回字子淵也夫子自謂自吾得顏子而門人
日益親蓋顏子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仁焉自言故夫子之
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　按家語記　弟子行
篇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
顏淵之行也　昔顏淵問於夫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
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
之勤於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　對曰按程子云顏子所以大
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顏子勇乎　對曰按程子云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　對曰按程子云貧

賤而在陋巷若餓死富貴則失其本心者矣顏子簞瓢由是

萬鍾由是

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早夭　對曰按程子云周衰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孔子已是多也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

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

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

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

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只據現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

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

縱横未有盡處

問顏子古於湯武如何見得　對曰按朱子云言般處說不得

便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問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夏五月

追封顏子為兗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顏子為兗國復聖公

問顏子之父名何字何而母某氏妻某氏悉顏聞之　對曰

按家語記云顏子之父名無繇字季路居於闕里

先聖夫子始教而受學焉　按宋元鑑記云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　詔封顏無繇為曲阜侯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夏五月　追封顏子父無繇為杞國公謚

文裕　母齊國姜氏為杞國夫人謚端獻　妻宋國戴氏為

兖國夫人謚貞素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與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終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西山眞氏曰顏子迺天生之亞聖以深潛純粹之資（深潛謂不淺露而隱蘊性[illegible]純粹謂無[illegible]氣質明淨也）而加於博約克復之功仰鑽瞻忽深知乎道之體用舍行藏獨同乎聖道之用與仁不違者三月之久與聖未達者一間之微或性命道德之精微或禮樂刑

政之類著雖極天蟠地之理通幽達明之故莫不默識心通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不待問辯蓋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耳誠為聖門之魁真王佐之才惜乎天不假之以年遽然而卒故夫子以為天喪予而哭之慟宜矣然聖道之傳尚幸有曾子也

曾子

問曾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家語記云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城武（今屬兖州府城武縣是也）人也一唯之間深悟一貫之旨志存孝道夫子因之以作孝經復作大學十章之傳義以發明夫子之經意　朱子云正經一章（凡二百五字）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按家語記弟子行篇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

歟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子之行也　先聖稱曰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　昔曾子敝衣而耕於魯之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無畏乎

問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夏五月

追封曾子爲郕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曾子爲郕國宗聖公

問曾子之父名何字何而母其氏妻其氏悉願聞其詳矣

對曰按家語記云曾子之父名點字子晳受學於先聖夫子言志則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樂　按宋鑑記云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　詔封曾子晳爲萊蕪侯　而

曾子之母與妻不見於經傳則未聞其詳也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於聖人

如言吾得正而斃焉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

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而已如聖人之門子游

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不爲不多而卒傳聖

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爾故學只要一箇誠實爲貴聖人說

忠信處甚多如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

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其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又曰
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
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
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
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
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
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
亦不失爲謹厚修絜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
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直是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
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程子曰（此以下論語集註）孔子與曾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之氣象也

朱子曰曾點之志有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氣象　又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又曰曾點一見道理無凝心不累事其胷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　問曾點氣象如何朱子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因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又曰曾點見得道理甚大所以

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出乎事物之外而其實不離乎事物之中他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出有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

子思

問子思生於何而名何也　對曰按世家記云子思生於魯之闕里名伋延先聖夫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受學於曾子作中庸一書凡三十三章以明其道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

有不能盡者矣

問子思之母某氏而妻某氏亦願聞之　對曰俱未有攷則未知也

問子思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春二月

追封子思爲魯沂水侯遂加沂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流爲莊周之徒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而有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專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儒

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般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孟子

問孟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史記列傳記云孟子生於鄒（今屬魯兗州府鄒縣是也）本春秋邾子之國名軻漢書註云字子車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受業於子思之門通命世亞聖之大才也著書七篇皆言仁義道德自云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軻所言焉耳　山堂章氏曰韓子以爲弟子所會集孟子之言非孟子自著今考之則知韓子之言不妄也其書孟子所見諸侯皆稱名謚如梁惠王齊宣王梁襄王魯平公鄒穆公滕定公滕文公是也夫死然後方有謚況孟子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當以韓子之言爲然矣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廬陵)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隔　慶源輔氏曰龜山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
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也
問孟子之父名字而其母則誰氏　對曰按史鉞記云孟子母
仉氏父之名字未聞　惟按元鑑記云
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夏六月
追封孟子父母　詔曰
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
得其正雖
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
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其所自功莫
大焉稽諸往代寔闕
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

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故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也）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氣象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言已志是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是造道之論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斯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拔衆而踈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

得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上蔡謝氏曰孟子氣質剛毅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有壁立萬仞氣象當時誰敢正覷着他非孟子如此侭把手脚也撑拄聖道不去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孟子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朱子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捉得定
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
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
是大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
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遲遲而不
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棄之耳

慶源輔氏曰程子言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然學已
到聖處以此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而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或謂（此以下總論聖門賢）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政何也程子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又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之功如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人有顏子之德行則當有孟子之事功有孟

子之事功則與禹稷之並　又曰孔子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顏子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又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得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又曰學之道莫過乎繹

孔孟之遺文孔子删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子闢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覇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來聖賢代作若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若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萬仞氣象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與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之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顔子覺得更麄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

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統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求遠孟子之氣象尤可見　又曰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而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又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更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麄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如何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之類皆有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夫所以入聖人之道為近也覺軒蔡氏曰嘗聞程子有言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孔子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孔子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

其言而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蓋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之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氣稟之有異故也

程子曰此以下又總論聖賢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顯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又曰聖

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又曰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　又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又曰惟聖人善通變　又曰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有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也　又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未及　又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又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又曰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　又曰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又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而體萬物　又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又曰元氣會則生聖賢故語記云所謂

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人也　又曰凡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又曰人多昏其心聖則去其昏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又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若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其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又曰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是故聖賢之分也

又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又曰聖賢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盡其性分耳

張子曰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又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若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　又曰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或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邪抑當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而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

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言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朱子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又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而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又曰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又曰聖人辭遜而不卑道隆而不汚大賢言行則露精神　又曰先賢言語是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

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也

朱子曰（此以下又總論前後聖賢）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錄李通云上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子亦不得斯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自孔子後若不生箇孟子亦未有分明孟子數千歲之後乃始得兩程先生兄弟出來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所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俙說得略似耳　又曰韓子所謂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亦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

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説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　又感興詩有曰

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勿軒熊氏曰此詩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心之要法在乎敬而已矣金華何氏如愚曰此篇言群聖相傳之心法至夫子而存軌範於萬世然則夫子光前啓後之功與天地相爲長久而不壞

矣　愚謂二帝三王之道至於先聖至明故朱子所謂祖述存聖執盖玩其辭則又見朱子有功於聖門也至矣

勉齋黄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関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彛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又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

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統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

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朱子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統宗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

世之師而曰參伋軻實相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於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而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闡而知之者有文公朱子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率乎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内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於洙泗以博文約禮授於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己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

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伊洛之傳經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自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數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之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之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進

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又曰朱子以身任洙泗濂洛道統之傳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正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言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其大經大法固可以行後世學者豈不幸哉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之所同得道者古今之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

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
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
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 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
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
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之三
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皥顓頊高辛繼之通堯
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而並生於唐虞之際所以爲
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
周公生於周之盛世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
得其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
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

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矣

新安程氏曰聖賢道學相傳之要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蓋聖賢垂範立教如此學者捨是將安施乎

廣信祝氏曰道在天地之間無時而或息也人存在人亡在道自羲農堯舜以來至於斯時歷幾千百載凡更幾變而道自若也亂之以縱橫而道不為亂惑之以楊墨而道不為惑小之以刑名術數而道不為小秦焚修矣而道不隨秦火以

俱焚佛老熾矣而道不隨佛老以俱熾晋韓昌黎原道一篇
上述古帝王而下至於不得其位之聖賢皆以道爲已任者
也蓋嘗因是而推廣其說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伏羲
爲百聖之先實始得之伏羲以是傳之神農神農以是傳之
黄帝黄帝以是傳之少昊少昊以是傳之顓頊顓頊以是傳
之高辛高辛以是傳之唐堯唐堯以是傳之虞舜虞舜以是
傳之夏禹夏禹以是傳之商湯商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
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子孟子之死不得其傳焉若唐之韓
昌黎亦庶幾乎此者也下至隆宋濂溪之興而後有以上接
夫千載不傳之統而河南程氏兩夫子實得其宗既而授之
龜山之楊龜山載道之南而豫章之羅延平之李新安之朱
子實繼承之而不絶矣朱子既没元之真儒惟魯齋與草廬

二先生焉默悟斯道遠泝洙泗之流而窮其源近紹程朱之統而得其要也

陽節潘氏曰周室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梁適齊而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之也

臨汀曾氏曰自周轍不西王風不振素王出而端拜秋陽之皜皜亞聖生而敬仰泰山之巖巖懼亂賊以簡嚴一字之春秋塞楊墨以明白七篇之仁義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帝王之道幾墜而復續此孔孟有皇極之德而無皇極之位所有道學之名也

稽古晏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上智謂之聖天生烝民莫不賦之以五常之德人明至道必盡夫萬善之原得君師之

位者制治立教之是兼爲人民之師者著書立言以垂世者吾夫子不得君師之位而明性道之宗自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又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祭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復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先聖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於是轍環四方弟子益進遂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司空進爲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却罷夷狄之樂與優倡侏儒之戲齊景公心怍乃歸魯所侵汶陽鄆龜陰之地又隳三都之城收其甲兵以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欲後周流屯

於陳蔡絕糧七日命駕而歸存書刪詩定禮繫周易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德行顔淵聞一知十而有王佐之才早卒傳先聖之道者曾子也作大學之傳十章啟明一貫之道曾子後傳夫子之孫子思作中庸以明先聖之道子思傳於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道既通遊於齊梁不用歸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談仁義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黜霸功善養浩然之氣而距楊墨放淫辭故曰大禹能拯天下之溺孟子能拯人心之溺蓋孟子之功誠不在禹下孟子死而聖人之道不傳

迨乎　　隆宋五星聚奎篤生賢哲或燮調元氣以匡扶國家或任傳道統以維特綱常若濂洛涑水關閩諸大賢哲身任儒宗傳道受業繼往聖開來學論道經邦共致雍熙休明之治教矣　屠氏又曰宋濂溪道國元公生於舂陵憲五星聚

奎之運傳學力行早聞聖道自厲名節傳孟子不傳之統繼著太極圖與通書發章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故學者稱之曰濂溪先生　河南寺丞豫國純公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德性粹和之道盎于面背怒厲之容不形聲色從濂溪聞性命道德之說嘗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朱子曰昔魏忠獻公好佛南軒亦無奈之何此正明道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却世間多少好事也　平岩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其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也■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平岩葉氏曰自謂周遍實故妙實則不可有爲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也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平岩葉氏曰堯舜之道大中至正若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或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懼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當時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在人立君又焉用之乎若葉氏曰淺陋固滯若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工足也故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虛無寂滅也

弟伊川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潞公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河南秘閣洛國正公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意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篤志力行必至夫竒而著易春秋傳世行誼仿佛明道故學者稱謂之伊川先生　關中郿國獻公少喜談兵中訪釋老反求六經尊禮貴德樂天知命以易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

法而著正蒙西銘闡明性理以存仁義伊川嘗言以為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蓋道之原也故學者稱之曰横渠先
生　康節邵子自負雄才堅苦刻厲遇北海李之才授以河
圖洛書伏羲卦象乃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
地之氣運而察陰陽之消長衍伏羲先天之奥旨著皇極經
世之書觀物内外篇天性高邁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智慮絶
人明道嘗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隱而不仕故當時
聖上賜謚之曰康節先生　丞相温國司馬文正公於書無所
不讀文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性不喜佛老學傳道統
德全仁義職掌台衡兩宮虚已孝友恭儉忠信正直身徇社
稷居處有法動作有禮淡然無欲了然無累學無不通闢正
塗而任道不回詎邪說而遜詆新法作潜虚以明易象修通
鑑以著興亡有旋乾轉坤之功廣致君澤民之術故學者稱

謂之涑水先生　龍圖閣直學士文靖公師事二程稟性剛
直賦性聰明職居諫垣論事激切數陳時政得失官兼祭酒
道貫天下升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說古今治亂極斥蔡京
蔡卞之奸苦排劄三鎮和議之誤故東南學者稱爲龜山先
生　豫章先生受業於龜山得二程道學正統絕意仕進潛
心力行任重詣極　延平先生受業於豫章資稟勁特氣節
豪邁充養完粹肅穆夷愉動靜語默閑泰端詳　秘閣脩撰
太師徽國文公受業於延平以輔治爲當爲以師道爲己任
奏對以正心誠意爲本脩身以克己復禮爲先登第五十餘
年仕外九考立朝僅四十六日五經四書發明奧義折衷
群言集群聖之大成立萬世之師表倣春秋書法而修通鑑
綱目故學者稱之爲晦菴先生　元中書左丞魏國許文正
公從姚樞嘗默得程朱遺書沉潛玩味造詣淵深凡經史子

籍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靡不究通慨然以道自任初見　世祖任師保之職安童拜相擢爲中書左丞大政多所建明與太保劉秉忠定朝儀脩律曆考官制革胡禮俗致政歸閑就其子師可懷孟守祿以養四方學者考德問道隨其材之高下訓廸有方雖武人異端之徒無不感悟王磐稱之曰先生神明扶持道學德行彌深故學者稱之爲魯齋先生　翰林學士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天資穎異經傳旨通深知用力聖賢之學以遺逸徵拜祭酒集賢翰林之職受命即辭不樂仕進江西參政元明善親執弟子禮左丞董士選以禮幣招延于家塾所著記問辭章之習專以義理爲精弟子難疑答問隨感而應平生著述有五經纂言考定周禮五官乃取地官司徒所雜邦土者以補冬官司空之職又取二戴記冠昏諸義以補儀禮傳十六篇删削二戴記之末純者

釐正爲禮記八篇所以上遡濂洛淵源之傳而折衷群言開闡至道爲萬世之法程由然由之而無疑衍而伸之無餘蘊矣附晏氏此篇之論發明言濂洛關閩諸儒上泝洙泗魯鄒千載之統以起後學之惑觀者詳之

問廟祀之設所以尊崇正學表章聖賢以明道統相傳之有自來矣夫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道莫備於周公先聖君制禮作樂建官致治者周公也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者先聖也今先聖歷代加封上自國都以及於郡邑學宮得以通祀而周公不與焉何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廟祀之設言之顏淵曾子子思子也而配享於堂上顏路曾皙伯魚父也而列坐於兩廡之間如宋橫渠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其禮果何所據歟若乃聖賢塑像郡異縣殊不一其狀惟其工之於巧拙是隨甚非神而明之之道其制將何以正歟 對曰謹按於我

學司業論謂云聖人垂世立教之功大故後世祀典所當異隆儒明道覺教之功著故後世祀禮不可闕夫崇德報功莫先於廟祀而廟祀之設所以尊崇正學表章聖賢以明道統相傳之有自來矣夫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道莫備於周公先聖若制禮作樂建官致治者周公也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者先聖也然先聖歷代加封上自國都以及於郡邑學宮得以通祀而周公不與焉者殊不知吾夫子之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若周公制作之功止大然成一時之勳業有限豈可與先聖並論哉況乃當時伯禽受封於魯而爲春秋之望國此廟祀所以不與者以此也古者立學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廟祀之設豈顏淵曾子子思子也而配享於堂上顏路曾皙伯魚父也而列坐於廡間似乎失父子之倫然廟祀

主於崇道而設初非家廟之叙尊卑可比夫何悖倫之有至若横渠乃立二程之表叔坐次列於其下似乎失親疏之倫然推明道學之功程子爲多而非張子可並又何悖理之有若乃塑像郡異鄉殊不一其狀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其非神而明之之道也然求其免於議者莫若設以木主而祀之苟有其誠則有其神矣又何以拘拘於塑像克肖與其否者哉